

秦 岭 深 处

原创长篇小说 终南松著

一腔热血，一身浩气，与秦岭共存 一抔黄土，一曲挽歌，与山川同悲
面对困难挫折，不屈不挠，锐意进取 面对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在秦岭深处用热血和激情谱写壮丽人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秦 岭 深 处

原创长篇小说 终南松一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岭深处 / 终南松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675-821-2

I. ①秦… II. ①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8025 号

秦岭深处

终南松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姜继飞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数 210 千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数 1-6000 册

ISBN 978-7-80675-821-2 / I·660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记录青年人的爱情故事和人生历练的长篇小说。

一群城里的青年人，来到秦岭深处的豹子坪，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最为特殊、记忆最深刻的人生历程。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和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们历尽磨难、饱受煎熬，他们痛苦、绝望，但最终变得成熟起来。他们一边经受着令人义愤填膺、痛彻心扉的伤害，一边守望着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爱情……

楔子

冬 日渐渐来临，早晚已是寒气逼人，大街上，人们双手拢在袖筒里，急匆匆地行走着。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革委会”都成立了，报纸上署以“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字标题。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也相继建立。

学校已是人去楼空，H县E中城镇户口的同学们都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含辛茹苦地上了十多年学，然后又轰轰烈烈地参加了两年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却感到前途一片茫然。很明显，上学是没指望了，所有大学均已停止招生。当初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那些最激进的学生们发了誓：

“宁做社会主义工农兵，不当资产阶级大学生，没有毛主席的命令，决不进考场！”

现在摸摸自己的脑门，才觉得慢慢凉了下來。那些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忽然变作一块块石头，刚好砸向自己的脚面。

而大专院校的各届毕业生们，国家已陆续给分配了工作，不管单位、工作好赖，起码每月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只有这些普通中学的初高中生们，最终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个子已经比父母高半头了，却还要父母养活。回家端起饭碗，脸上都觉得烧乎乎的。

现在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表明当时究竟有多少城镇户口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据说有1400万人，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更多。像H县，吃商品粮的只有600多人，但初高中农业户口的则有几千人。

想想吧，把数千万青年学生，那些上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学的莘莘学子，一鞭子赶到农村、边疆，中断他们的学业，这一伟大“创举”，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它粉碎了多少青年学子的梦想，使多少父母的希望成为泡影。

目 录

第一章	闻风而动	(1)
第二章	陋室安家	(5)
第三章	初砺磨炼	(21)
第四章	险生灾祸	(36)
第五章	结伴回家	(54)
第六章	下山相亲	(67)
第七章	横遭不幸	(81)
第八章	欢喜一场	(86)
第九章	屡逞英雄	(95)
第十章	暗自怀春	(104)
第十一章	不慎负伤	(113)
第十二章	赤手搏豹	(126)
第十三章	一言定性	(138)
第十四章	人善情真	(145)
第十五章	惊天大案	(154)
第十六章	意乱情迷	(163)
第十七章	采花老贼	(168)
第十八章	情陷魔障	(177)
第十九章	书生布局	(188)
第二十章	终获定情	(192)
第二十一章	刑讯逼供	(198)
第二十二章	海臣归队	(207)
第二十三章	落第秀才	(217)
第二十四章	吐露心声	(223)
第二十五章	满载而归	(234)
第二十六章	欲拔头筹	(243)
第二十七章	冰天雪地	(256)
第二十八章	终遂心愿	(268)
第二十九章	临危救人	(277)
第三十章	延续血脉	(288)

第一章 闻风而动

范家堡并不大，全大队才七八十户，四五百人。在关中平原，在H县，这算是个小村子。虽然叫范家堡，但还有肖姓和戴姓两大户，三姓几乎各占1/3。

然而这个小村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戴文先，小学毕业，1955年当了兵，一直在西北边疆服役。在部队提了干，是个副连级，1964年被转业分到本县清河公社任武装干事。刚好时来运转，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原来的书记、社长均被打倒。戴文先在部队是个搞政工的，又能说会道，便成为造反派头头。公社“革委会”成立后，暂被任命为代主任，虽然有个“代”字，但目前仍是一把手。

清河公社人口少，只有五六千人，是全县40多万人口的几十分之一，但这个地方地域广阔，占全县总面积近2/3，全是地广人稀的深山老林。别的不出，只木材一项，县上许多单位的头头脑脑都争着和他结识——谁家盖房子不需要木头？

再一个是肖文龙，原来是社办农业中学的工友，也是小学毕业。但上进心很强，平常勤奋好学，1964年学《毛选》一鸣惊人，写了几万字的学习心得，被领导慧眼发现，大吹特吹，便在学校入了党，又送到县里的党校深造了一年。毕业后被分到农中任初一的政治教员。一年多后，人扶人高，最后竟被调到H县最大的中学E中任初一的政治教师。

E中是H县最大的全日制学校，而且是省级重点中学。全县其它12个中学全是初级中学，只有E中，不但有24个初中班，还有9个高中班。

真是时势造英雄，文化大革命中肖文龙因敢于造反，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站出来给驻校工作组贴大字报，结果被执行“刘邓”路线的工

作组一棒子打成“现行反党反革命分子”。

正在惨遭打击，灰头灰脸时，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终于拨云见日，肖文龙又时来运转，一跃成为全校造反派头头。

E中近200名教职员，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科班出身，加上全校2000多学生，全都成了这位小学毕业的“造反司令”麾下的干将。直至学校成立“革委会”，肖文龙顺理成章地当上了H县最大中学的一把手。

后来有一喜欢相面的同学仔细观察肖文龙，发现他的眼睛并不像一般国人的那样成细长型，而是又大又圆，悟了半天，终于说道：

“天呀！我总算发现他的眼睛像什么了，简直和猫头鹰的眼睛一模一样，怪不得他姓肖，干脆改成‘鸮’主任得了。”

所以同学们暗中都称他“猫头鹰主任”。

一个小小的村庄范家堡，顷刻间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已经没有什么革命大事可干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整天无所事事，许多家在农村的同学，已经自动回乡务农了。学校还剩近200名吃商品粮的同学。肖文龙的政治嗅觉很灵，他紧跟形势，整天研读《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很快就发现了上头有将这些吃商品粮的学生运动到农村广阔天地的打算，而且有些省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作为H县最大学校的领导，他必须迅速做出决断。因为H县“革委会”一把手是个软弱的家伙，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现在之所以被结合进来，全凭他有一个亲戚的裙带关系。

星期六下午回到范家堡，准备给老婆进行每周一次的“授精”。因为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授精”这个词在E中是个专用名词，学校有个生物教师，每次给学生讲课，提到动物繁殖和植物授粉统称之为“授精”。老婆在乡下教小学，每次周末回到E中，他都戏谑为“授精”回来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左一个耳刮子，右一个耳刮子，批判他言语下流，散布资产阶级海淫思想。所以E中的教师们暗中都把过性生活称之为“授精”。

在村口，他碰见了戴文先，便急忙下了自行车，热情打招呼，两人紧紧握了握手。肖文龙新盖的三间瓦房全凭戴文先给他搞的木材指标，而且价钱比市面便宜许多。

看见了戴文先，他忽然灵机一动：报纸提到“上山下乡”，H县非常富庶，十年九收。大米、小麦、玉米、棉花产量都很高，一个劳动日都在块儿八毛，到省城又通火车又通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个把小时就到。学生

在平原下乡，绝不会有有什么轰动效应，可是到山区呢？那儿交通不便，又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平常听戴文先讲，山民们干活异常艰苦。想到这里，他心中有了主意。

便对戴文先说：“你晚饭到我家来吃，咱弟兄俩炒两个菜，喝两盅，我有事找你商量。”

晚上肖文龙让老婆炒了盘鸡蛋，烧了个豆腐，油炸了盘花生豆，又把别人送的一罐沙丁鱼打开，拿出一瓶“西风”酒。戴文先如约前来。两人喝了两盅，边吃边聊，应酬话说完，终于提到正事。

肖文龙说：“我们学校还有近200名城镇户口的学生，我最近看报纸，看来下一步学生可能要到农村去，许多地方已经动了。咱们平原上人多地少，像咱们村人均一亩来地，如果分上十来个学生谁也不欢迎。你们清河公社地广人稀，分个百儿八十人也不见踪影，有个口号叫‘上山下乡’，我想在‘上山’两个字上做文章，你看怎样？”

戴文先笑笑：“天呀！那地方除了木头，再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交通又极不方便，我每次到公社都要骑五六十里路，一路大上坡，挣得一身臭汗。在里边干了四五年，待得够够了，正找人活动，准备往山外调。各个大队都是羊肠小道、翻山越岭的。我来了几年，到现在还有几个队都没去过。干什么都要肩挑背背，又不通电。你没看那些山民，穿得跟叫花子一样。你让那些十七八岁的娃娃上去，哪个家长愿意，谁也不放心。最远的两个生产大队离县城一百四五十里，又不通班车，你让那些娃来回走？”

“太好了！越艰苦越好，正好可以锻炼那些城里娃，他们长这么大受过什么罪？让他们也尝尝农民的苦日子，你只说你这个公社能接收多少学生？”

“你就是来一万人也能容下，问题是这些人要吃饭，山里的地都在坡上，三四十度，种、收都特别苦累。这几年上边提倡‘农业学大寨’，陆续修了些水平梯田，但大部分还是坡地，现在又不让烧荒了，麦粮极少，大部分是杂粮。这些娃娃能吃这个苦吗？”

戴文先夹了口油汪汪的炒鸡蛋，又说：

“还有个问题，你也知道，这地方1958年发生过反革命暴动，为首的几个都被枪毙了。还有二三十个被判了十来年，这两年都陆续放了出来。咱们平原上一个村子基本一两个姓，你知道清河公社有多少个省的人？说出来你不信，文化大革命中统计过：全国二十四五个省市，我们公社就有十七八个省市的人。有逃荒的，有要饭的，还有不少人是解放前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你看这些单纯的学生娃去那里合适吗？”

肖文龙想了想：“这样吧，初中的就不去了，高中有30多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和姑娘，文化大革命中也经过风雨和世面了。你挑个差不多的大队，说实话，这些人去那里插队，对你也是个帮助，都是些红卫兵小将，你将来干个什么也可以依靠他们。”

戴文先想想，这倒也是。又说道：“我得问问，这里边有没有县上主要头头脑脑的娃，有的话你得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平原上，要是在山上出个什么事，我可负不起那个责。”

肖文龙说：“放心吧，这点我还心中有数。”

星期一肖文龙回到学校，他摸了摸底，知道县上几个主要领导的孩子都在初中后，便立即召开校“革委会”全体会议，号召动员全校高中城镇户口的同学去青河公社插队，并立即造出花名册，进行任务包干，还在县城和学校到处张贴标语和横幅，大造声势：

“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上山下乡、自力更生光荣。贪图安逸、在城里吃闲饭可耻！”

“高中同学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到山区去！到山区去！到山区去！”

青河公社也写了几条横幅，挂在县城最醒目的位置：

“山区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红卫兵小将！”

“秦岭！张开她广阔的胸怀欢迎你！”

肖文龙认为这一炮如果打响，他在县上领导的眼中自然会更有分量。

会上有人提议：如果一家有两个上高中的，只去一个。最后，这一条通过了。果不其然，经过20多天紧锣密鼓的操作，他终于把E中30来名高中同学运动上了“山”。多出来的7个人，有几个是哥、姐已经上了山，另两个确实有病，不适宜去山区劳动。

肖文龙和戴文先商量的结果是把学生们全部放在了豹子坪生产大队。一个多月后，即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肖文龙更加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棋高一着，能够紧跟形势。

H县紧靠省城，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主席指示发表后，省上、市上那些不大不小的官儿，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尽量放到省城周围几个县。H县平原地区除本县一些初中学生外，接收了不少省、市里的干部子女，这些人大多是三两人插队，结果平原上人满为患。

后来，青河公社不得已又陆续接收了100多名初中学生，而这些人都是学校组织成批来的，普通职工子弟，没什么背景，此是后话。

第二章

陋室安家

开完欢送大会后，县上在驻地部队借了一辆灰黄色的十轮大卡车，据说是二战时美军驻当地航校留下的老爷车，载着一行40多人，在县体育场几百名群众和亲人悲戚的表情下，冒着寒风，向南，向着巍巍的秦岭开去。

当车从平原驶入山口的瞬间，天色明显地暗了下来，风声在耳边尖锐地呼啸着，两边是高大的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谷底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河床宽窄不等，从几十米到四五米，随峡谷的开阔而变化，在石头上不时激起白色的浪花，每隔一二百米就有个深潭，水色呈深绿色，冬季，水量不是十分大，但非常清澈。

老爷车牛吼般的声音在峡谷间回响着。大家站在车箱里，好奇地观看着四周，山上的高大乔木都被砍光了。前两年县级政府瘫痪时，平原上的农民像疯了一样涌进山里砍木头，谁都拦不住，最多每天几千人。砍下的原木，要么自己盖房，要么卖给别人盖房。由于砍伐时毫无秩序，许多人被滚木和落石砸死，几乎每天都有尸体从林业站门口通过。后来，中央专门发文制止这一现象。现在，浅山的两边只剩下低矮的灌木，呈现出一片枯黄色。

山回路转，汽车沿着简易公路在“之”字形路上爬行，行驶50多里后，终于到了清河公社所在地。公社，这是个吃皇粮、发工资的最基层行政单位。大的公社，管理着几十个村庄，也就是几十个生产大队，最小的也有十几个生产大队。一个公社大约管理着五千至两三万人不等。而公社书记，则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清河公社的院子，修筑在半山腰里的一个平坝上，高出公路约七八十

米。由一条青石铺就的台阶爬上来，沿公路的一面盖着10间厦子房，这是西北地区一种特有的房屋，即半边房。下雨时，水只向院子里流。每间屋子约十平方米，院坝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十几米，靠山一面又凿了三孔窑洞。最南头刚好有一条细细的山涧，一股拇指粗细的泉水流入灶房旁一个大水窖。北头是两层四间的一个小会议室，一层隔出一间，是主任的办公室兼宿舍；而原来的书记和社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在公社林场劳动改造。

“革委会”代主任戴文先身材壮实，三十三四岁的汉子，身着黄色军用棉衣，腰间扎着一根黄帆布带，光着头。

上午10点半，欢迎会在公社会议室正式开始。在那个年代，在稍微正规的场合下，必须履行如下的模式：任何人发言时，首先要冠以“四个伟大”，结束时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那位副统帅身体健康，而且是叠句，这是铁打的规矩。戴主任在履行完这些规矩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知识青年同志们，我应该称你们为红卫兵小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最先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没有你们的造反行动，那些党内隐藏很深的叛徒、内奸、工贼就不会被打倒，也不会揪出那么多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成绩和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密不可分，你们立下了丰功伟绩和汗马功劳。”

“你们有知识，有文化，有造反精神。希望你们来此后积极协助我们这些基层的同志，将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权，也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新长征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位主任讲完话后，在最后排的一位大个子知青悄悄说道：

“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家伙如果不是由衷的赞赏，那他就是在讽刺挖苦我们。”

另外一位知青回答道：“我们确实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而豹子坪大队致欢迎辞的则是“革委会”副主任，姓云，穿了一身打了许多补丁的黑色棉袄，腰上扎了一条葛麻绳，腿上缠着黑布绑腿，穿一双葛麻草鞋。面色苍白，一脸落腮胡。他一开口，知青们都觉得新鲜，因为发音倒像是四川话。后来知青们才知道：全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进山50里的口音和山外一样，超过50里，则完全是陕南口音，而陕南口音又接近四川话。

这位云副主任语言很生动，他最后说：

“别小看我们这个生产大队，南北长40多里，东西宽20多里，方圆

七八百里，人口只有500来人，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广阔天地，你们到那里确实可以大有作为，我代表豹子坪全体贫下中农，张开双臂欢迎你们！”

中午，公社“革委会”在公路边的“朝阳”饭馆里，请每人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每碗8毛钱。“酒足饭饱”之后，汽车又爬了50多里，到了这条河流的分岔处，公路向另一个叫桃花峪的生产大队向西拐去，而豹子坪生产大队则要顺东南逆流而上。在这里，知青们和前来送行的工作人员告别了。十轮大卡车艰难地拐了个弯，鸣了两声喇叭开走了。公路边，扔下了30来名男女知青。山风在尖锐地呼啸着，有的女知青眼圈都红了。

豹子坪入口处有一片平坝，盖着几间瓦房，是大队的临时仓库和队上的铁匠铺，两个炉子，两个铁砧，三个身材结实、肌肉发达的小伙子在这儿干活（专门打造各种手工农用器械，像砍刀、斧头、镢头、镰刀等）。

沟口聚集着几十个农民，按照事先分配好的方案，他们各自背起本队知青的行李。山区农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不是蓝色就是黑色，清一色的是：人人都打着白色的羊毛裹腿，外边缠着各色布条，蹬一双葛麻打的草鞋，大部分都裹着头巾。猛一盯，服装统一，煞是整齐。而仔细一瞧，却是“破烂流丢一口钟”，许多人的棉花套子露了出来，由于灰尘和油迹而肮脏不堪。

这里的天气比平原上冷多了，知青们虽然明知是在本县插队，但路程有100多里远，加上临近冬季，所以每人铺盖行李一大堆。刘静渊还把100多本书塞进箱子，足有一百六七十斤。背他行李的那位社员是个20多岁的棒小伙，休息时，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妈呀！这箱子装的啥？这么死沉，比掙枋块子都重！”

往里走是一路上坡，前后要过十几道河，中途休息时，云副主任说：“你们来了，绝不会后悔！咱们这里的宝贝真不少，有各种木材，各种药材，各种经济作物和动物。像木材吧，有松树、柏树、桦树、青冈、橡木、黄杨、红椿、椴木、漆树、铁匠木、鸡柳木……数不清的树种。有各种竹子，名目繁多的灌木。各种野生药材：党参、天麻、黄芪、茯苓、贝母、五味子。还有核桃、栗子、木耳、香菇、毛桃（猕猴桃）。一到秋天，满山遍野都是。各种野菜，像天蒜、罗耳葱、山韭菜、香椿、叶上花。就说这河里的鱼吧，解放初期用网打，一尺多长，二三斤的都有。这几年让修路的工人用炸药炸，用农药药，比过去少多了。靠陕南那边还有娃娃鱼。至于坡上，麻羊子、獐子、野猪、狗熊、豹子、白羊（即羚牛）等，前些年多得是。你们待的时间长了，就知道这里真是福山宝地。”

一路闲谈，紧走慢赶，到达最后一个生产队五队时，已经是6点多了，冬日苦短，天已完全黑了。因为一路上已将事先分配好的知青们分散到各生产队，分到五队的只剩下三男三女六个人。

知青点是座孤零零的破旧建筑，听说原来是生产队的仓库，后来给从山外请来烧砖瓦的工人们住过，上下都离着二三里人家。进屋一看，一明两暗，中间的屋子盘着灶，靠墙放着一个大粮柜，旁边支着一个大案板，比一张单人床还大，足有6尺长，4尺宽。还有一个大水缸和两个木桶、扁担，几个小板凳。但只有一间屋子能睡人，另一间炕上、地上都堆着许多土豆和杂物。

一个30来岁的妇女正在堂屋给大家烧水做饭，里屋还有一个身材结实的中年汉子给大家烧炕。背行李的社员们把东西往屋中一放，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便各回自己的家了。虽然他们都是五队的社员，但有的人的家可能还在十里之外。

云副主任给知青们做了介绍：“这就是你们五队的张队长，大名张得贵。”

这位张队长40岁左右，身材粗壮，中等个，背稍有点驼。老婆看起来比他还显老，冲着知青们笑笑，没有言语。张队长搓着双手，有点抱歉地说：

“今天因为太忙，没有亲自去接大家。没想到还有三个女娃子，只临时打扫了一间房，今天晚上得委屈大家一夜了。”

云副主任说：“吃完饭就休息吧，我不陪你们了，还要到大队‘革委会’去。”

他谢绝了张队长的吃饭邀请，和大家道了别，摸黑走了。半个多小时后，饭做好了，张队长夫妇俩也告辞了，他们还住在上边4里开外。

背诵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人饥肠辘辘。打开锅灶一看：既没有菜也没有馍，只是一锅稀糝子，大家苦笑一声，只好每人喝了一两碗。火炕已经烧好了，两块巨大的木柴在炕口慢慢地燃着，一摸炕，热得烫手。六个人互相瞪着眼睛，不由得都笑了。其中那个大个子知青，叫刘静渊的，说道：“这可怎么睡呀？看来只有坐一夜了。”

大家洗漱完毕，那三个女同学把炕收拾整齐，把她们的褥子都铺好了。这个炕只能头北脚南地睡三个人或者挤四个人。但现在却是三男三女，要挤六个人睡，实在困难，炕烧得这么热，又不能脱衣睡。最后只好商定：大家相向靠墙而坐，半躺半坐将就挤一夜。

刘静渊首先说：“自我介绍一下吧，将来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个

锅里吃饭，朝夕相处，大家互相熟悉熟悉。”

其实几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班级，但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彼此之间还是大致了解的。

刘静渊年纪最大，1946年生，22岁，高中66级的。朱海臣和江子扬都是21岁，其中朱海臣和刘静渊是同级同班，两人关系极好。而且大刘的长弟和海臣的大妹妹亦在同级同班，高68级的，不过这次两人因大刘和海臣的原因都未上山。江子扬则在另一个班。苏素琴和马妍玫是高67级的，同级不同班，都是20岁。罗小翠是高68级的，19岁。三个姑娘各个如花似玉，长得各有特色。

刘静渊，山东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曾被推举为学生领袖。他分析问题全面而中肯，讲话条理清晰，极具逻辑性，辩论时常常把对方驳得无力招架，在同学中威信甚高。忽然有人揭发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家中成分是漏划地主，他被指责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大刘很有自知之明，他立即辞去一切红卫兵职务，和父亲彻夜长谈，弄清原委：原来爷爷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父亲和叔叔都在外求学，家中没有劳力，便把30来亩土地出租给别人收取一点儿租金。但生活和学费都十分紧张和拮据，再加上当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父亲一路辗转求学，吃尽苦头。大学毕业后一直教书至今，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

从此，大刘便关起门来，潜心读书。他肤色浅黑，脸型略长，鼻子端正，目光深邃而真诚。赤脚站起来近1.9米，肩宽背厚，身体强壮有力，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头发留得短短的，说话做事都极讲分寸，是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

江子扬，江苏人。他家就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虽然在三个男生中，身体显得最为单薄，但智商很高，身高约1.78米。一张白皙面孔，头发留着一边倒，带着一副玳瑁边的黑框眼镜，显得非常有气质。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自视甚高，自1964年国家爆炸原子弹后，他发誓要考上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一名核物理学家。

他的这个志向并不出格。H县E中的高考升学率一向不低于60%，而且历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不乏其人。而他父亲是H县一家隶属大型军工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抗战初期，毕业于西南联大。

然而，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均为泡影。他从一个重点中学的高才生，现在变成一个穷乡僻壤里微不足道的下乡知青，实际就是个农民，这个反差也太大了。他彷徨、苦恼，因为在命运的隧道里，现在一点儿光明的影子也没有。只有这盏昏暗的煤油灯像鬼火一样在窗台上闪烁着。

朱海臣，河北人。论身高，他是三个男生中最矮的，只有1.75米。但衣裳一脱，浑身腱子肉，体重150斤，全是肌肉。他喜欢各种运动，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单双杠等都不在话下，他常自嘲地讥笑自己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但为人十分豪爽，极讲义气。

他父亲1941年参加八路军，1958年转业来到H县，任县公安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现在还挂着。海臣从小学拳，先是跟着父亲学，后来又跟几个侦察兵学，乐此不倦。到地方上又拜了两个师傅，寻常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师父引进门，学艺在个人”，他自己融会贯通，各种拳路日益渐精。而且做事很有毅力，从上初中开始，他走路沿着建筑物，一边走，一边用手掌的侧面砍墙，早晚自习，上下午课，一天八趟。七八年下来，他的左右手掌边缘变粗变厚，坚硬无比。谁让他轻轻砍一下，胳膊疼得半天举不起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社会上有些闲人在乡下组织起一帮“捍卫军”，跑到县城来闹事。横幅上写着：“捍卫军众拥进城！拥进城！先扫党棍，再诘书虫！”

为首的几个彪形大汉，抬着碗口粗的木头，硬把学校的大门撞开，接着一拥而进，对着学生大打出手。瞬间，几个学生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大家正惊慌间，海臣领着十几个师兄师弟赶过来。他虽然赤手空拳，但手脚出奇地快，三下五除二，便打倒了为首的几个，接着一摆手，后面的师兄师弟大展拳脚，顷刻间打倒了十来个。真是树倒猢猻散，后边的乌合之众一看，吓得屁滚尿流，狼狈溃逃。被打倒的几个人后来被抬回去，都在床上养了个把月。从此，社会上的闲人没人敢到E中来闹事。

海臣头发乌黑且带点自来卷，肤色洁白，鼻子挺拔，性情坚毅，面容开朗，不过有时说话故意带点低俗语言，其实为人坦诚。他兄妹六个，他是老大，只靠父亲一人工资为生，所以家中经济颇为困难。

马妍玫，山西人。皮肤白皙，留着长长的剪发头。鸭蛋脸庞，双眼皮，眼睛大而黑，鼻梁又高，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个头约1.68米，身材丰满，但却神情忧郁。

她父亲原是H县E中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文化大革命初就自杀身亡。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县上开什么大会时，总是找他写横幅。不但毛笔字写得好，所有的备课笔记全是清一色的仿宋字体，笔画整齐，大小一致，活像是印刷机印出来的。

妍玫至今记得：当那些所谓的造反派来抄她家时，父亲那些厚厚的

笔记被抛撒了一地，这都是他多年的心血。那些写满了整齐字迹的纸张被那些年轻人用脚践踏着，一些珍贵的藏书被抢掠一空，还有些被撕毁和焚烧。父亲则被推来揉去。

造反派用纸糊了一顶高帽，并用木板制作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被打上红叉，罪名是“历史反革命”。那些人还扬言第二天带他游街示众。结果，当天深夜父亲自缢身亡，兑现了他所说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诺言。

后来从母亲的口中知道：父亲在英国、德国都留过学。二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在某军阀手下做事，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到解放战争结束时，已官至少将参议，本来有机会到台湾去，但却坚持要留下来。解放后被关押过一段时间，后来得出结论，并按照他的志愿安排了教师工作。谁知文化大革命中遭此劫难。妍玫母亲在E中总务科做职员。一个哥哥已大学毕业，分在外地上班，下边还有一弟一妹上初中。

罗小翠是安徽人，老家也在长江边上一个中等城市。她父亲和子扬父亲在一个厂工作，一直是个老汽车司机。小翠身高约1.65米，身材窈窕，三围分明。长着一个翘鼻子，白里透红的脸上一笑两酒窝，梳着两个小辫子，说话声调十分柔和。她既有南方女孩的妩媚，又有北方女子的直爽，活泼可爱，是个人见人爱的俊俏姑娘。

长江两岸的女孩们，面庞周正，五官搭配得都比较精致，既有北方女孩的身高，又有南国姑娘的优美曲线。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北方人多次受游牧民族南侵，不得不向南逃亡，到了天堑长江，只有望江悲叹。过了江的，便在南岸落下脚来；未过江的，多半被杀戮。而中国南北人种混血的结果，使得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出美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小翠便是其中一员。

小翠刚过了19岁生日，正值妙龄，在说话、做事诸方面还显得较为单纯。所以其它人都对她爱护有加，把她当小妹妹看待。

三个姑娘中，苏素琴最为聪慧，秀外而慧中。她父亲是H县县医院的外科主任，母亲是妇产科主任，都是上海人。解放初支援大西北时来到此地。像她这样的家庭在内地小县城属于上流，所以养成了颇为高傲的性格。

但她父母为人十分随和，在县医学界德高技深，口碑很好。素琴在三个女孩中身材最高，约1.69米，一头乌黑的秀发编成两条长辫子盘在头上，愈加显得身材挺拔，一双眸子又黑又亮，双眼皮，睫毛很长。鼻梁高低适中，典型的瓜子脸。由于父母都是医生，她立志也要考上一所名牌医科大